

编者按：“赵树理文学奖”是我省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，在今年2019—2021年度“赵树理文学奖”的评选中，我市作家李春连的小说《一个人的哈达图》荣获长篇小说奖。《一个人的哈达图》是一部非典型性小说，采用散文化的结构，用十四个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故事组合而成，讲述蓝天之下，生活在小村哈达图的各色各样的人的爱恨情仇。这部小说带有自传体性质，浸润着一种情绪，孤独而自由，快乐且忧伤。本期待刊发此篇《爱是唯一的意义》，这是李春连创作这部小说的心理历程和感悟。

那是几年前的事了，久远到渺茫。仿佛是一件不曾发生过的事情。我甚至想问自己：你写过这样的一部小说吗？你确定你写过？我抬头望望窗外，山在那里，横着。窗台上的花，开着。写字台上的水杯，上半部结满水珠。一切都无声无息。是的，它们不说话。我知道，我的一切都不会说话，包括已经流逝的时间，还有时间里裹挟着的人与事，以及黏附在人事之上的各种情感与情绪。一切都隐入不可知处。但所有的一切，又都告诉我，我写过。书摆在书架上，封面赫然《一个人的哈达图》。不断有朋友发微信祝贺我获奖，我得不断与这部小说发生联系。是的，这部小说，是我写的，并且还获了一个奖。大概我的迷茫，来自于我的获奖。不知道是谁说的，作品一旦完成，与作者就无关，它有它自己的命运。我深以为然，并且我没有不深以为然的理由。写完以后，它完全以它自己的方式运行在这个世界。说实话，它的出版我是茫然的，我甚至没有进过出版社的院子。书出版后，我试图都着卖出去，一方面，我想让它有点影响，毕竟是自己的心血，被发现，也是我

◇美文

月下行吟

□ 程应峰

说到月，不能不想起两、三个古诗人，不能不说一说张若虚那“孤篇横绝，一诗盖全唐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以及李白的《月下独酌》，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可以说，唐诗宋词中的月色，寄寓着诗人们不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和生命情感。过常宝在诠释《春江花月夜》时说：“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诗，它有着令人惊叹的完美的意境。”看，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。何处春江无月明。”一轮明月冉冉升起，澄明的宇宙充满了灵动的生机。一切都消融在水光月色之中，天地一体，无边无际。张若虚面对这澄明而颤动的空气，细密隐约的花林，蒙蒙朦胧的沙滩，思绪万千。他感觉得到月光的飘动、闪烁，以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，海上的月光是如此轻灵通透，无拘无碍，无处不在，随波而动。在这春江花月夜里，诗人是不是有隐隐的怅惘？不得而知。但一轮永恒的孤月注释的空寂是了然的，诗人面对大江的发问是真切可触的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人类生命不过是虚幻的瞬间显现，永恒的只是月亮。月亮也因永恒而孤寂。当个体生命面临虚无的绝境时，诗人们找寻的，永远是内在的温情和抚慰。李白呢？无疑是个月下舞蹈的精魂。他以《月下独酌》超脱尘世：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。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。醒时同交欢，醉后各分散。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。”在花丛中，摆上一壶美酒，自斟自饮，举杯向天，邀请明月，与影共舞，与影同醉，天上地下，共享孤独冷寂，从世俗社会中超拔出来，这是怎样脱尘的一种情态？在《把酒问月》中，他又一次感叹人生如流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在他的世界里，如水的月色涌来退去，淘洗的，是一波又一波的人潮。旷达不羁、自得其乐的李白，挟剑遨游的李白，仙气十足的李白哦，内心充盈的何尝不是无限的凄清和忧郁？因为凄清和忧郁，在俗世中，他不再期望任何人的理解，更不愿意将自己和世俗的世界混为一体，他在冷漠中与俗世保持一个距离，让精神在无限的虚空中漂泊游荡。苏轼呢？他在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一词中，又寄寓了怎样的人生情怀？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”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全诗由发问起句，以许愿结句，弥漫着一种浓郁的人生怅惘。他对无论是月亮还是人生的阴晴圆缺和悲欢离合的坦然和顺从，表现出在激情的燃烧，孤独的承受中有一种特别坚韧的人格力量。”对于有着无穷烦恼和悲凉结局的人生来说，只要能放弃此时此刻的执著，那轮明月不仅是一个永远的可以遮风避雨的栖息地，还足以赋予人类生命本身更为深厚更为悠远的意境蕴涵。

◇名家

爱是唯一的意义

《一个人的哈达图》创作谈

□ 李春连

们喜欢的。而我自己或许可以赚些钱。但事实上，我是一只无嘴的精卫，填不了海，甚至一个小水洼（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，不可能有反响，这确实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，而我无名无籍，书又是纯文学作品）。书只发行了三千册，即使全部卖掉，我也没有一分钱。而2022年年底，他们都告我，这部小说获了赵奖。我没有任何兴奋，不是我不看重奖项，获奖毕竟算是一件好事。我只是觉得很迟钝，很麻木，仿佛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小说获奖了？我的小说怎么就获奖了？这就到了开头的疑问：我写过这个小说吗？其实是有些无来由的悲伤的。这个小说大概开始于2017年。那时候，我是个全职妈妈。我向来远离世界，何况，每天待在租来的房子里等孩子放学。我的所有时间，都是孩子的。过得很不痛快。人不痛快了，就会回忆。回忆真是一件治愈于与伪饰的事情。所以提笔就写起了我的回忆，我的回忆当然离不开内蒙古高原，离不开那个荒凉的高原上那个荒凉的村庄——查干朝鲁。过去是如此模糊，又是如此清晰。写作过程中，我自己都都不太能弄得明白，哪些是实际发

生过的，哪些是我想象的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小村庄如此渺小，却又如此宽广。渺小到一个孩子的啼哭，能从村东传到村尾。宽广到可以容纳从江南的柔弱到北疆的高壮；可以为一只水桶，让村人们打得不可开交而无能为力，也可以消融时代带给人类的深深伤痕与巨大哭声。我这才发现，我爱它到骨头，那么不容易发现，又那么无法摆脱。我是个没有时光与故乡的人，我以为我不同情不感恩。但我无法不爱，因为我无法剔除掉我的骨头。如果没有了骨头，那是行尸走肉。

可是，我的小说叫《一个人的哈达图》。小说里村庄名字叫哈达图。当时写下了我第一个章节的时候，我小心翼翼地发给鲁顺民老师，那几乎是我认识的唯一的杂志社编辑。我近乎羞赧：老师，你看，我还能不能写？是的，我当时是并不自信的。2011年发表了我的两个中篇以后，我几乎再没有动笔，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顺畅表达的能力。鲁老师说：你问甚了，你写罢么。仿佛是犯人得到了一个特赦，那种轻松，是无以言表的。后来我想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回响。那时候，我多么渴望，我是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而不是死亡。或者更确切地

说，我不想只活在妈妈的角色里。我潜意识需要找到我自己。

然后他补充了一句：你可不要写成查干朝鲁，小心人家打你。额，我才意识到，这个小说，确实有太浓重的自传体气息，所以，就由“一个人的查干朝鲁”改成“一个人的哈达图”，哈达图，是查干朝鲁旁边的一个村庄，荒凉渺小与查干朝鲁一样。

我就一直写，写起来是很顺畅的。大概断断续续，不到一年就完成了。没有几天功夫就写完的原因在于，我得把时间切成很多份，很多部分，要陪孩子，要做饭。而我写作是在太原的后舍间完成的。去咖啡馆就是一整天，因为有成本在里头。所以写起来是顺畅的，但一整天的时间是比较难以得到的。

清晰地记得写完宁夏女子的故事，就是那个第十二章“海娜花”里美丽干净的宁夏女子的故事。写完后，我哭得稀里哗啦。当时后舍间有几个小学生样子的孩子，其中一个大眼睛男孩子忧伤地看着我，他大概是想安慰下这个哭泣的阿姨，却又不知所措。我一边哭美的消逝，一边哭她怎么就死了呢？我并没有主观预设她的死亡，然而写着写着她就死了。我自己都不知道，

◇小说轩·信陵君⑦

晋鄙

□ 李牧

信陵君和朱亥不敢耽搁，出了大梁城，快马加鞭，星夜疾驰，终于在天明时分，赶上了先行的队伍。带队的将领是门客章铤，休整了一夜，正准备出发，得知信陵君赶上，慌忙前来问候。信陵君只说全速前进，赶往魏军大营，便不再多言。章铤听了，心道：他们这支孤军，原计划是直接冲击秦军大营，现在却先去魏军大营，难道是大王改变主意，下令魏军出击吗？他心中一喜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次去救赵，就不单单是赴死，而是有了胜利和生还的可能。这当然是好消息！虽说大家都准备慷慨赴死，但能不死，自然更好。章铤精神一振，大声发布命令，直奔邯郸而去。魏军大营驻扎在邺下，离邯郸城不到30里地。三天之后，信陵君的车队已接近邺下，朱亥前来对信陵君道：“侯嬴先生说过，见晋鄙，公子无需人多，免得晋鄙生疑。”信陵君依朱亥所言，选出三十余人跟随，其余人偃旗息鼓，原地待命。

信陵君、朱亥等分乘10辆车，打出魏国旗号，直趋魏营。前行十里，魏军大营已在望，再向前走一段路，被魏军的巡逻兵截住。晋鄙闻讯出迎，将信陵君一行人迎入军中。

晋鄙与信陵君是老相识，老相识归老相识，关系却不怎么样。作为统兵大将，晋鄙唯一效忠的，只有魏王。对魏王这位极其有本事的弟弟信陵君，他是敬而远之。不得罪，但也绝对不亲近。信陵君知道他是怕魏王猜忌，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见，反而对晋鄙心生敬意，平日里也不主动与他来往。所以，两人日常的关系，非常疏远。

晋鄙领兵打仗是一把好手，却不关心国家的大事，在他看来，国家大事，自有魏王做决定，他的任务，就是遵照魏王的旨意，打好仗打胜仗。所以，晋鄙是魏王最为信任的心腹大臣，魏王将国内最为精锐的十万人交给晋鄙，甚是放心。

魏王让晋鄙暂缓进军，等待秦赵两家平个两败俱伤之后，再伺机而动。晋鄙当然也就兵不进，等待机会。平原君曾经派了几拨使者前来请求晋鄙出兵，晋鄙总是以机会不到而拒绝。在他看来，邯郸被秦军攻破，是迟早的事情，即便是魏军救援，恐怕也于事无补。更何况，秦春申十万楚军，同样也在观望。这说明秦春申也并不看好赵国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赵国就自求多福吧！

现在，信陵君突然来访，晋鄙心中狐疑，不知道其来意如何。他将信陵君迎到中军大帐，召集军中将领前来拜见，大家分宾主坐好，寒暄几句，便问道：“公子在大梁，何故来此？”

信陵君道：“今大王遣我前来，接替将军，出兵救赵。这是大王的虎符诏令，请将军验证。”晋鄙接过诏令，展开细细端详。朱亥也将手中捧着的木盒打开，取出半片虎符，双手捧着，来到晋鄙身前。晋鄙见有虎符，也命令侍卫取出自

她怎么就死了呢？那一刻，我知道了小说如同人生，是没有预设的，小说有自己的走向，很多时候，作者无能为力。

说到底，小说是一件无能为力的事情。就像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人生。我们总是信心满满，高喊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但事实上，没有哪个人说，我的生命完全的由我自己掌控的。这是个人的困境，也是全人类的困境，与环境无关，与一切无关，只与人自身有关。所以，才衍生出音乐，文学，哲学，艺术等等，衍生出各种要努力解决这种困境的学者与学科，并且会一直要延伸到最远处，不止不息。

小说也如此。写完了，发给鲁老师。他是个说话不客气的人，连夸奖都带着责备的口气：你这个死女子，要不不写，一写就写了这么多。然后就立马安排其中一个章节发在了山西文学上。我有些惶惑，那我其余的怎么办呀？我其实有些自言自语，他说，有一个什么三晋百部长篇的组织或者是机构，要不你去试试。

我就试了，结果入选，就出版了。整个过程都如写小说，我自己几乎无法掌控。我能掌控的就是我在书里要表达的爱、悲悯、无奈、无常。我能确定的是，我知道我是查干朝鲁上空的一片云，不动声色第看着人间的悲苦与欢欣。这种悲苦与欢欣不只是查干朝鲁的，也是全人类的。为此，那片云是无奈的，冷眼也好，热心也罢，都无法替代这片人类繁衍生息土地上的任何悲欢离合。这些，只有人类自己去承受，去解决，但我还是没有做到，我是爱着的。我从一片云转成了阿连，阿连是肉体凡胎，阿连有骨头里的爱。有爱就会有疼痛。阿连有爱，去写小说，小说阿连掌控不了，但依然得去写，因为有爱。爱是唯一理由，与唯一意义。

写完这些，夜就来了。窗外黑起来，隐没了冬天的光秃秃的山，隐没了屋门前的路。在山与路看来，夜隐没了我。



欲买春风是也非，枝头乱挂五铢微。

李陶 摄

◇随笔

燕子花开麦果香

□ 黄小秋

“色遍芳菲，闲檐双燕归”，趁着周末，一家子回乡下踏青。大嫂做好了燕子花粑粑让大家尝新，大概做法传统，粑粑绵软香糯，像极了童年时外婆做的那种味道。

每年农历三月三上巳节后，金黄的燕子花开遍原野。十岁的我，常跟着外婆，挎了篮子去采燕子花嫩叶。这种野菜，叶小互生，微圆而肥厚，全身披着软绵绵的白毛，顶端缀着几小簇鹅黄花苞，似乳燕般娇憨可爱。外婆说，做野菜粑最好不要开花的，就只掐最嫩的野菜尖，最多是长了一点花苞的。

那就放过那些簇拥着的燕子花了，让它们和呢喃的燕子说悄悄话吧！我特别中意燕子花的名字：会飞的花当然是幸福的。长大后读到周作人《故乡的野菜》时，我才知这全身白毛、软糯乖萌的野菜，书名竟是鼠曲草，还是家乡人取的名雅俗共赏呀。倒是这种野菜粑的名，取得文雅，叫黄花麦果糕，比家乡的燕子花粑粑有诗意多了。

周作人笔下的野菜粑做法与外婆的大致相同：洗净燕子花嫩叶，放石臼里春烂，加入糯米粉揉成团，一个一个捏成丸子，煮熟，可做供品祭祖，亦可平时食用。但是这一系列的程序，纯手工操作起来，实在不易。

最难的，当属磨糯米粉了。

碾米厂也可磨粉的，但外婆说自家磨的粉更香，所以她总在采燕子花的前一夜，不辞辛苦地自己磨粉。她抹净石磨，装好一碗糯米放在石磨边缘，右手紧握磨柄，身子随着磨盘有节奏地前倾和回身。外婆一圈一圈地推着磨盘，一勺一勺加着糯米，磨盘吱吱吱吱地响，细细的糯米粉从石磨的边缘泻下，散发着淡淡的谷香。

外婆的脸，渐渐变得和田间的紫云英一样，红中透紫。我不时踮脚看墨盘上的大碗，盼着那些糯米一粒不剩，而最终都在困到极点时，被外婆抱上了床，并不知道外婆忙碌到何时。

采燕子花时，我特别主动，在井边洗燕子花，学会后也由我包揽。但春燕子花嫩叶，我只能在外旁干看着外婆拿着大锤，一锤一锤捣。外婆将捣烂的燕子花叶和上糯米粉揉团时，我除了帮满手都是绿浆的外婆擦擦汗，再也无法替外婆分担辛苦了。

外婆终于把淡绿的粑粑团子，揉成了一个一个鸡蛋大小的丸子，放进大铁锅里，加上适量的水和少许油，盖上锅盖，让我烧火煮。这时，像陀螺般转了半天的外婆，才能歇下来。

蒸汽不断冒，锅里的水差不多干了，燕子花粑粑被煎了一层薄薄的锅巴时，外婆让我撤了柴火。一盘香气扑鼻的燕子花

粑粑油亮亮、热腾腾地上桌了。馋嘴的弟弟，总会第一个扑过来，捏起一个，烫得哇哇叫，还是匆匆一吹，塞进嘴里。有着野菜芳香的燕子花粑粑，有糍粑的软糯，却不腻脾胃，一口气吃两三个，仍觉可以再来几个。

外婆还将另一半燕子花粑粑，揉成鹌鹑蛋大小的丸子，蒸熟后放锅里炸，炸出薄锅巴后，加入溶有黄糖的水中，收汁后更加香甜，绵软醇厚，松而不粘，甜而不腻，唇齿之间，久有余香。那是春天的味道，更是外婆的味道。

据《食物本草》记载，鼠曲草具有祛湿，暖胃，清肠、驱邪气、驱寒毒等功效。《荆楚岁时记》亦云：“三月三日，?取鼠曲汁，蜜和为粉，谓之龙舌，以压时气。”习俗流传已久，外婆自然坚信三月三的燕子花粑粑，吃了身子会健康许多。看着我们的馋相，外婆笑得灿烂，融融的春光自她的眸里洒落，那么温暖，那么慈爱。

“黄花麦果韧坚坚，关得大门只要吃。半块拿不出，一块只要吃。”孩子们对于这种野菜粑的钟爱，从童谣里飘出。又是一年上巳燕至，美丽的小黄花缀满了原野，也许它就是外婆从遥远的天堂寄来的一份相思，因为吃完燕子花粑粑的这个夜晚，我梦到了正在灶膛生火的外婆……

（待续）